

李佩：永远的玫瑰

○漆 丹



李佩先生

在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时候看到一段回忆录：1939年夏世界青年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李佩代表中国大学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她用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事实控诉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的残害，对中国教育的迫害，她的发言引起了大会极大关注，许多国际友人纷纷向她询问详细情况。那几天，李佩很忙，忙着向不明真相的人们讲述发生在中国的事实。

大会即将结束，临回国前的一个晚上，她在旅馆准备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门外站着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

李佩知道这三人是日本人，这几天不时地在自己周围转，他们想干什么？

正当李佩想着该如何应对时，那个女生向李佩解释了他们的来意：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他们听到的宣传和这

正好相反，这几天他们了解了事实，为死去的中国人民感到内疚，为中国的大学不断迁移感到抱歉，为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感到羞耻……他们流下了真诚的泪水。李佩震惊了，放下民族隔阂，温柔地安慰着他们，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回去后告诉大家真相，停止屠杀！三人鞠躬退下。

此时的李佩像一枝亭亭玉立的玫瑰在巴黎吐着芳香。

200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中关村特楼13号李佩的家中访问了她。

——您当时是怎样被选上中国大学生代表的？

我是北平贝满女中的学生，这是一个教会学校，我在学校参加了他们青年互助会活动，接触到了学校以外的很多事。昆明遭到空袭后，有很大的死伤，基本上都是贫民，我们自发地组织了“空袭救护队”，学了一些简单的包扎、急救等医学知识。昆明有一个教堂，神父是美国人，他为了免遭轰炸，在教堂上挂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大到日本飞机能看到它，临时医院就设在这个教堂里，这样我又和教会联系上了。当时世界青年会要在巴黎召开，教会里来了两个组织会成员，他们知道我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看到我除了学习外，每周还有很多活动，比如教当地妇女认字，组织年轻女工们唱歌、跳舞、演戏等，他们

鼓励我代表中国大学生参加会议。

——去那么远，会耽误学习吗？

因为会议是在暑假期间，和上学时间没有太大的冲突。但是我还是要征得学校的同意。我向我们系主任陈岱孙先生请假，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心里也很紧张。陈先生看了我的申请后，非常支持我，希望我把中国的大学生状况告诉大家。

——就你一个人吗？还有其他同学同伴吗？

没有，就我自己和教会的人一起去的，机票是他们出的。可是问题又来了，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当年我从家里逃出来时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来到昆明后依靠贷金和兼职生活，基本只够吃饭，没钱添新衣服。

——那怎么办？

我要去巴黎的消息传出后，有个女同学借了一件旗袍给我，很合身也很漂亮，是丝绸的，总算体面地把这事对付过去了。

——你说你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为什么要逃？家里不同意你出来吗？

我父亲是唐山开滦煤矿高级工程师，我们家住在天津租界。卢沟桥事变时我已经是北大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正在家里过暑假。我家离八炮台不远，我站在阳台上亲眼看见南开大学被毁的过程，烧了三天三夜，火光冲天，痛心得很。那时候外面很乱，谣言也多，我每天看报，很想知道北大发生了什么，我们还能不能上学？后来，三校南迁的消息传来了，父母不希望我出去，更不同意我去长沙，那一年我没走成。在家里待了快一年，觉得不能这样下去，我和另两位好朋友商量偷偷跑出来。

——有路费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自己没有钱，家里肯定是不敢指望，我只有向朋友借。

我对他说，我给你写一张借条，你拿着这张借条去找我父母，他们看见条子一定会还你钱，如果他们万一不给，等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时间还你。

——结果怎样？

我借了200元法币，嘱咐朋友不要急着去我家，等我走远了再去。我的朋友真的按照我说的做。我父母到处找我，看见字条很生气，钱还是给了，但是等我到了昆明后给他们写信，他们既不回信也不给我寄一分钱生活费，我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此在外面飘荡。

李佩这枝温室里的玫瑰走进了大自然的怀抱，接受着冰雪风霜的考验。

——第一次出远门，害怕吗？

一路上我们三个女生很紧张，都是第一次出门，确实有些害怕，但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都是以向昆明前进的原则做判断。记得从天津出来的时候，我们去买船票，本想买3张去香港的统舱票，可是统舱票已经卖完了，售票的船办打量我们说：“你们3个女学生能住大统舱吗？”

大统舱？那可是男女混杂的地方。我们面面相觑，非常犯难。不买吧，不知道下一趟航程是哪一天，万一家里追上来了怎么办？买吧，在家都是大小姐，哪见过男女混杂的情况？正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个船办出了个主意：“你们要是能凑出80元钱来，我就和船务打个商量，让他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你们。”我们三个赶紧点头，如数递上了钱。

——您是在西南联大认识的郭先生吧？



郭永怀与李佩结婚照

提到郭永怀，李佩微微一笑：我和他原来都是北大的学生，他是物理系，我是经济系，大家各忙各的，几乎没有交集，但我听说过他，真正认识是到了美国之后。

那个下午我们谈了很多，她更多地愿意谈西南联大，那是她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光。

——去美国留学您是自费还是公费？

那时中国的公费不对女生开放，家里没那么多钱，我还有几个弟弟妹妹都靠我父亲的薪水，况且我也大学毕业工作了，不可能再用家里的钱。1940年我毕业后去了重庆，因为教会的原因，认识了国际红十字会驻中国办事处的负责人，邀请我到重庆办事处工作，用红十字会的钱救助那些无助的人，一直到抗战胜利。在红十字会工作期间我得到了国外一笔基金的援助，就这样我去了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

——您很幸运！

李佩这枝历经风霜的玫瑰在世界舞台绽放。

李佩话并不多，基本上有一说一句，

不加修饰，对于美国生活她没有太多的描述，认识老郭，相恋，理所当然地结婚、生女。

和老郭结婚后她也自然地认识了老郭最好的朋友——钱学森。

谈到钱学森，李佩多说了几句，“他很会做菜，我们到他家，蒋英打下手，钱学森掌勺，味道很好，难得的乡音。周末，出去郊游，基本上是钱学森安排，包括带吃的和选餐厅，大家都满意。”

李佩的家庭后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变故，中年失去老郭，老年失去独女，她把这一切痛都藏起来，此时的她就像一枝玫瑰干花，无声无息地工作，外人看不到她的内心深处。

李佩进入90岁以后，外子张克澄（张维之子）和我商量给老人过生日，我们一共给她过了四个生日。

2011年我们邀请了沈克琦先生（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叶铭汉先生（叶企孙侄子）、吴佑寿先生（李佩的妹夫）和潘际銮夫妇前来为学长李佩祝寿，他们都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见到他们，李佩尤为高兴，一向波澜不惊的表情也乐开了花。

我们还邀请了联大的一些老子弟，他们有的是在联大出生，有的和李佩一直有较多的往来，都是熟人，他们是：周培源的女儿周如莘，华罗庚的儿子华光，钱三强的女儿钱民协，柳大纲的儿子柳怀祖。这几个晚辈围着李阿姨亲热地叫着，让李佩答应不过来。

同时清华校友总会和科大校友总会获悉消息后也派人参加。那天的李佩是我认识她以来最开心的一次。

有了头年的经验，第二年我们早早准备。这次钱永刚（钱学森之子）听说要为李佩过生日，便踊跃报名并建议邀请郭永怀的高足郑哲敏先生参加。2012年，正值郑哲敏先生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们一并为他祝贺。郭永怀另一位高足张涵信院士得知消息后主动提出不要忘了他，只要他在京一定前来为师母祝寿。

有了这两位前辈及老学长坐镇，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樾出面携《清华校友通讯》主编孙哲在清华丙所设宴，时任清华党委书记胡和平也出席了，还有几位老子弟：钱永刚、华光、柳怀祖、钱民协和我们夫妇，大家围坐在李佩周围，李佩神采奕奕，我们都说她能活到100岁。

那天我送她一条红色披肩，老人很喜欢，轻声对我说：“真好看，只是我老了……”钱永刚接过披肩为她披上，“披上就年轻了，永远年轻！”那一刻，李佩就像一枝久未灌溉的玫瑰遇到了雨露，滋润极了。



2012年为李佩先生祝寿。左起前排：郑哲敏、李佩、张涵信；
后排：钱民协、漆丹、华光、钱永刚、柳怀祖、胡和平、张克澄、
孙哲、郭樾

到了2013年老先生就不太愿意我们张罗了，说上一年搞那么隆重，她觉得不安。在华光和外子克澄的保证下一切从简，最后在清华甲所六号厅为她祝寿，一共6人，五个旧人，新添了周广业，他是西南联大周先庚先生的儿子。那天我们主要谈的是西南联大的人和事，李佩说周先生的课很精彩。

到了2014年，老先生不太愿意出去吃饭了。外子克澄买了一个蛋糕和华光到家里陪她说了一会儿话，坐了一会儿权当就这么过了。

我们最后一次去看她是2015年9月，听华光说老先生身体不太好，腿无力，不能正常去力学所上班了，我们一行三人来到她家。

李佩坐在椅子上不能起身，力学所派专人看护她，移动都是阿姨抱，好在她瘦小，阿姨不太费事，她也并不是那么受罪。谈话中间来了一个中医为她针灸，在里屋针灸时我一边为她按摩一边和她说了有十几分钟话。她最后对我说：“这个针灸很有效，听说华光最近腿脚不好，让他先别走，在这儿扎完针后再走。”

语气还是那么不容置疑，李阿姨，你心中装着的全是别人！

2017年1月12日，李佩走了。我们知道，老先生去天堂找她的老郭和芹芹了，愿她一路走好！